

青春 没了， 痕迹还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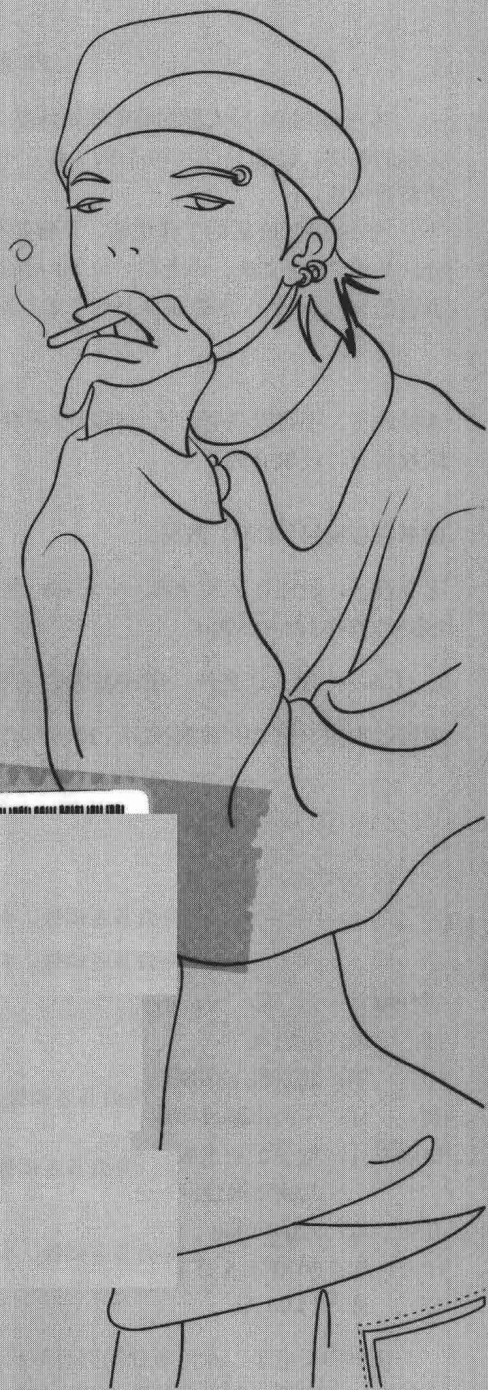
韩
龙◎著



电子工业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<http://www.phei.com.cn>

青春 没了， 痕迹还有

韩 龙 著



電子工業出版社
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
北京 • BEIJING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针对 80 后人群面临的生活现状,以及存在的心理状态,用轻松幽默而又不失尖锐的笔调,记录了一个 80 后的工作、生活、爱情以及思想片段,展现出真实的 80 后的精神风貌。

全书按照 80 后的工作生活、日常趣事、爱情、记忆、思想片段等方面分为 8 个部分,共约 70 篇文章。作者是一位 80 后的编辑,工作性质也是与 80 后人群对话,相信所有的 80 后一族一定能在本书的字里行间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,并与之发生共鸣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没了,痘还在 / 韩龙著. —北京:电子工业出版社, 2010.5
ISBN 978-7-121-10590-6

I. ①青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53763 号

责任编辑:张 毅 zhangyi@phei.com.cn

插 画:所艳凤

印 刷:北京机工印刷厂

装 订:三河市鹏成印业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电子工业出版社

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

开 本:720×1000 1/16 印张:12.5 字数:185 千字

印 次: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4.00 元

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,请向购买书店调换。若书店售缺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,联系及邮购电话:(010) 88254888。

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@phei.com.cn,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@phei.com.cn。

服务热线:(010) 88258888。

前言

我们是在“被妖魔化”和“被蜜糖化”的双重社会舆论下生活的一代——童年时期在长辈的溺爱下孤独地玩着洋娃娃或玩具枪，长大后莫名其妙、一头雾水地被命名为“80后”，并被贴上了诸如“自我、叛逆、嚣张、无责任感”之类的标签。如今，我们已到而立之年，没有70后的疯狂，没有90后的随性，有的只是恐慌和不适——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得实在太快：

读小学的时候，读大学不要钱；读大学的时候，读小学不要钱。

还没工作的时候，工作是分配的；可以工作的时候，却找不到工作。

不能挣钱的时候，房子是分的；能挣钱的时候，却买不起房子。

没结婚的时候，围城很坚固；结婚的时候，满城尽是婚外恋。
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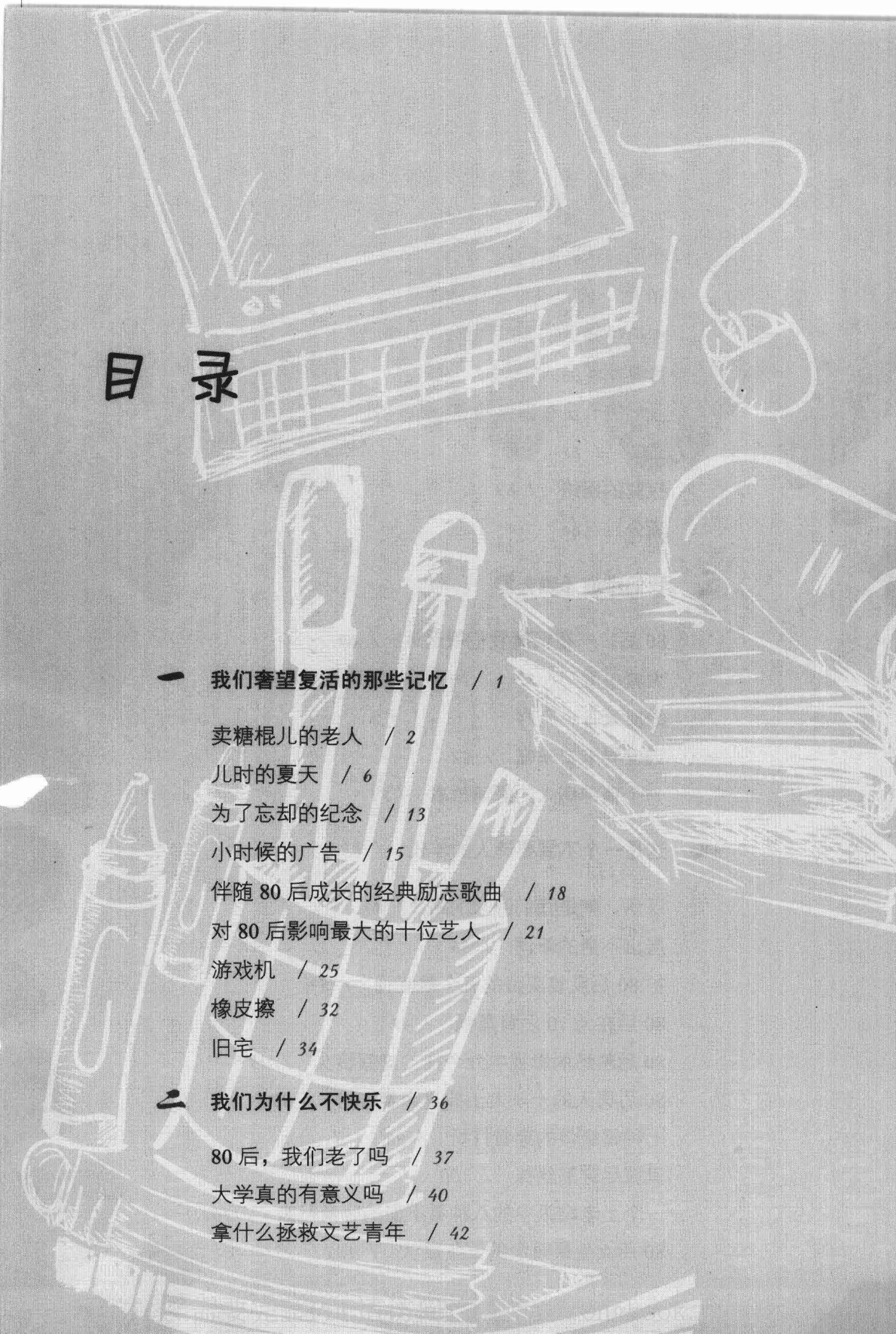
正如本书的名字“青春没了痘还在”，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种“半熟”的状态，行为永远都与现实不协调。因为是独生子女，所以承担着家庭全部的希望；因为过早接触爱情，所以过早感受残酷；因为环境日新月异，所以张皇失措；因为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所以胡思乱想得更多；因为是80后，所以注定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放进生命中搅拌。

儿时看过《西游记》就想着要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，为了那个英雄梦，义无反顾地往前冲，自以为武功高强，所以桀骜不驯，然而终究没有呼风唤雨的本事，更不能腾云驾雾，反而在现实的打压下载了不少跟斗，伤痕累累地独自舔舐自己的伤口。

本书就是拨动你心里那根弦的拨子，触碰你心底蕴藏的酸甜苦辣咸，那些或是回味，或是欣喜，或是感叹，或是愤懑的浅吟低唱，定会让你心弦波动，与之共鸣！

因为只有80后，才懂80后。

参加本书组编的还有曹秩倩、陈向辉、陈鑫玮、陈卓光、程高伟、戴敏梅、邓尉、董国栋、官垂则、董世星、龚小鹏、张增强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

目 录

一 我们奢望复活的那些记忆 / 1

卖糖棍儿的老人 / 2

儿时的夏天 / 6

为了忘却的纪念 / 13

小时候的广告 / 15

伴随 80 后成长的经典励志歌曲 / 18

对 80 后影响最大的十位艺人 / 21

游戏机 / 25

橡皮擦 / 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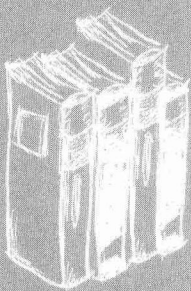
旧宅 / 34

二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/ 36

80 后，我们老了吗 / 37

大学真的有意义吗 / 40

拿什么拯救文艺青年 / 42



“垮掉的一代”没有在灾难面前垮掉 / 44

变化 / 48

商品经济影响到我 / 51

80 后一代，是早熟还是晚熟 / 53

你所不知道的 80 后女生 / 56

青春期老男人 / 57

我们的心灵在哪里栖息 / 59

五四 / 61

寂寞的网络 / 63

满分 / 66

三 我们难道无暇去爱 / 68

80 后，一夜情离我们很遥远 / 69

大城小爱 / 72

绿皮火车 / 74

当世界末日来临 / 77

一个精神病人的爱情故事 / 79

四 这是一个不需要诗人的年代 / 83

汉语，就是我们回家的路 / 84

层出不穷的新词 / 86

被 80 后反复实践的五个龌龊词 / 89

80 后在为 70 后背黑锅 / 91

80 后熟悉的影视中九个拙劣虚假镜头 / 93

80 后男人的十一大土掉渣穿着打扮 / 95

七种超级傻的穿着打扮 / 98

满城尽穿黑丝袜 / 100

一个土老帽眼中的八种看不懂时尚行为 / 102

80 后女生最致命的三条罪状 / 105

为什么 70 后比 80 后更疯狂? / 107

70, 80, 90 后六大标签对比 / 110

80 后女生最致命的缺陷 / 114

非主流 / 116

80 后的教材已经是个难题 / 120

五 从来没有读懂过的声音和影像 / 122

惊蛰与《东邪西毒》 / 123

我们都是沙和尚 / 124

关于齐天大圣的梦想 / 126

十年之后再看《大话西游》 / 128

再见小虎队 / 133

六 如果可以当掉任何东西 / 135

你会选择失去什么 / 136

如果可以给十年前的自己发条短信 / 139

如果能早生几年 / 141

如果当时好好学习 / 143

七 从早恋到逼婚 / 145

80 后爷们儿们, 娶媳妇儿危险了 / 146

先有乳还是先有房 / 149

谁跟我提相亲我跟谁急 / 151

80 后男人, 你为什么不结婚 / 1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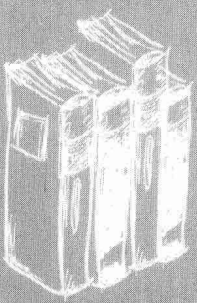
80 后男生千万别碰 90 后女生 / 158

为什么 80 后小女生爱找老男人 / 160

“剩女”当道 / 162

八 活着是一件很有劲的事 / 171

倒霉的电动摩托车 / 172



从“野蛮女友”到淑女归来 / 175

当我们遭遇街头卖花女 / 177

麦当劳里的写作者 / 179

只要活着，就有恃无恐 / 180

不能做的事儿 / 1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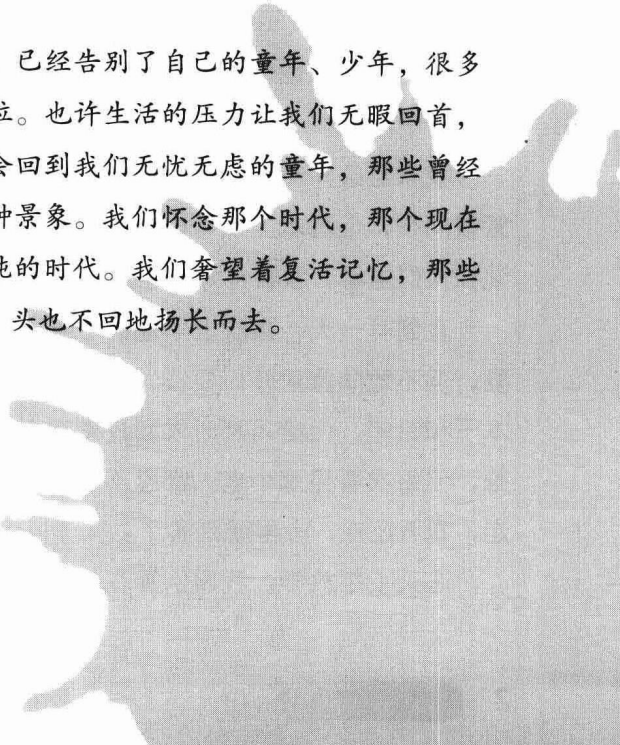
房奴与啃老族 / 184

我们不是皇帝，但比皇帝强多了 / 187



我们奢望复活的那些记忆

今天的我们，已经告别了自己的童年、少年，很多人走上了工作岗位。也许生活的压力让我们无暇回首，但偶尔在梦里，会回到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，那些曾经伴我们成长的种种景象。我们怀念那个时代，那个现在看上去很傻却很纯的时代。我们奢望着复活记忆，那些年代却撒下我们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。



卖糖棍儿的老人

“糖棍儿，又甜又脆……”记忆中这个嘶哑的叫喊已经很多年不曾听到，然而城市的喧嚣可以淹没一些浮华，却淹没不了烙印。

这个老人和他的叫卖声伴随着我走过整个童年。

一个普通的北方小县城，我在这里出生，长大。

县城破旧、闭塞、落后，他是这里的风景。

他总是推着一辆自行车叫卖他的糖棍儿。什么是糖棍儿？就是大概用玉米或者大米做成的一种膨化食品，形状和大小都如同一个拐杖。他推着一辆破旧的“二八”车子，后架子上一边儿绑一个尼龙袋，里面装满了糖棍儿——两毛钱一根儿。

他和这里的环境极其融洽，破旧的城市、破旧的人、破旧的车子，除了新鲜的糖棍儿。不过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糖棍儿，而是车把上的另一个架子。这个架子上挂满了东西，糖果、贴画、印画、小玩具，足足有几十种，这些东西让他每天都能吸引十几二十个孩子。我是看客，淹没在那么多孩子中间。

我家里条件一般，而且父母管得比较严，基本上没有零花钱，所以尽管很向往，但基本上没有机会去把那些东西买回来，哪怕一种，只是经常混在人群里看，看看也好，也是一种满足。

直到有一天，喜欢上了他的一张印画，很漂亮，价格是两毛。我很想要，但不敢向家里开口要钱，我知道即使要，家里也不会给的，除非要买本子和铅笔，但恰巧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会撒谎。我很失望，想忘记这张印画，但每次看见那个老人都忍不住过去看两眼，看那张画有没有被别人买走，看看还在，心里就踏实了。

这天下午放学，我照例围在老人的车子旁，边看边等家人来接我，忽

然有人要买那张印画，我急了，但很无助，眼看人家就要付钱了，一急之下，我脱口而出：“不能卖！这张我要了！”老人看了我一眼，或许是觉得我面熟，就歉意地冲那人笑笑，让他另外挑一张。

等人家拿着其他印画走了，老人看着我。很显然，画留住了，但我没钱买走。我低着头不说话，汗顺着脸颊一个劲儿往下流。“我能先欠着吗？慢慢还你……”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憋出来这么一句，一句无异于垂死挣扎的话。“行。”老人笑着从架子上摘下那张印画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傻乎乎地接过来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谢谢爷爷，我过两天还清你。”然后急忙把印画塞进书包——怕家人来接我的时候发现。



画是拿到了，但怎么还钱？晚上我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，想到了我的存钱罐。那里面有钱，都是平常积攒的，但也不多，我只能从里面拿，但一次也不能拿太多，怕被家人察觉。于是我蹑手蹑脚地下床，从里面抠出来几枚硬币，攥在手心里爬进被窝。心跳得厉害，等平静下来，我借着月光数了数那几枚汗湿的硬币，8分钱。我把它放进铅笔盒，忐忑地睡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家人骑车子送我上学，我坐在后面，使劲儿按着书包，怕硬币在颠簸中发出声音。终于平安无事。

当我把硬币交到老人手里的时候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。老人还是那样和善地笑着，并问了问我的名字。“还差一毛二，明天给你。”我小声地说。“没事儿，不着急，慢慢还。”

当天晚上，我按老方法拿到一些硬币。但很不凑巧，只有一毛一，还差人家一分钱。一分钱很少，但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小东西的。“还差一分，明天给你。”“不用了，就这点儿吧。”或许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了，毕竟我没有赖账。

不过我是个很认真的人，这一分钱不还给人家心里就会不舒服。第三天，当我把最后一分钱递到老人手中的时候，他嘟囔着：“一分钱，不用给了……”然后揪了一个子弹糖给我，卖一分钱一个。我推托不过，或许也没有准备推托，接过来，放在嘴里，好吃。但我终究还是欠他一分钱，以后的日子里，我经常来还他一分钱，但每次他都会揪一个子弹糖给我。

那年我7岁，读幼儿园大班。

“糖棍儿，又脆又甜……”吆喝声像每天的日出一般荡漾在生活中，我渐渐长大了，他却没有显老，因为他本来就那么老。

我终于离开了那个小县城，有些留恋，却不是因为这个卖糖棍儿的老人。因为他原本就和我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一次同学聚会，我回到了这里。这时候的我已经几乎将他遗忘，然而当他映入我眼中的时候，还是迅速唤起了我的回忆，我有些愕然：同样的吆喝，同样的行头，除了他比我记忆中老了很多。是的，确实老了很多。我惊奇在市场经济发展这么快的今天，他还能将这个生意坚持下来。我走过去，问他还记不记得我，他端详了一下，叫出了我的名字。一瞬间，一种温暖和感动迅速蔓延到我的全身。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有拿出来一块钱，买了一大排子弹糖，放在口中，不怎么好吃……

几年之后，当我再一次回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记忆中的那个小县城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现代化的符号笼罩着这片曾经破旧、落后的土地。我有些刻意地寻找那个声音以及那个人，没有找到。或许他已经不干了，那种生意真的赚不到什么钱。

我在那周围转了几圈，走到一个烟摊儿买烟。

“你知道以前这附近有个卖糖棍儿的老头儿吗？”

“死了。去年。”

“噢。”

无意义的对白。本不该让我知道，我和他本来也没有有什么关系。是的，可是有点想念他，以及他的声音。或者根本不是想念他，只是想念以前的某种感觉。

我看到了一个城市的崛起和一些东西的消失，有点后悔没好好尝尝他的糖棍儿，又脆又甜。

儿时的夏天

一棵老树，一个美妙的树杈，我半躺在中间，身体随着树杈的形状蜷缩成一个略带弧度的“V”字，像一只卧在窝里的小鸟，慵懒而舒适。初夏的风穿透密实的枝叶和稀疏的树干，带着“沙沙”的响动吹拂在我的脸上，极惬意。午后的阳光很温柔地从婆娑的柳叶中滑下来，斑驳地停靠在我身上，我眯着眼睛，穿过摇曳的缝隙看着湛蓝的，被枝叶掩盖成星星点点的天空。知了不知躲在哪片叶子的后面勤劳地叫着，一刻也不肯停歇。

一个平静的夏日，一个平常的午后。

隔壁是学校，隐约听到整齐的读书声。我抬了抬眼睛，书包依旧挂在那个树杈上，随着风轻轻晃动。风带着树叶、花草、土地的芬芳，沁人心脾。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支旧口琴，在背心上蹭了几下，放到嘴边“呜呜”地吹了起来。一时间，风声、口琴声、读书声和知了的叫声混杂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曲美妙的交响乐，生动而又和谐，这是我最美的音乐。我眯起眼睛，沉浸在其中。

渐渐地，头脑中有了些影像。一些记忆中的碎片，平日里如同这棵树上的知了，不知躲在哪片叶子的后面，这一刻，都零零散散地蹦了出来，模糊而又真切……同样平静的夏日，同样暖暖的阳光、温柔的风，我蹲在地上，看蚂蚁忙忙碌碌地进出洞口，妈妈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我……啊，记忆中那个满载欢乐的小院，记忆中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！

“草鱼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把我从半梦半醒中拽了回来。

蝌蚪骑在学校的围墙上，一个干瘪破旧的书包吊在胸前。

这是一个北方的小镇，很安静。我妈过世后，爸爸就把我寄养在这里的一个亲戚家，自己去了县城做事。镇子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我，就如同我熟悉镇子上所有的一切一样。因为镇子太小了。以至于每每我悠闲地

躺在树杈上或是坐在水塘边，都感觉我的一切都属于这里或是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，完全不记得自己是一个被寄养的孩子。这里是我的乐土，我是这里的国王。

国王是要有随从的，他就是蝌蚪——从我来这里第一天起就和我玩在一起的孩子。

我依旧悠闲地躺在树杈上，扭着脖子看着他。他并着腿坐在墙头上，胸前的书包和两只脚丫以相同的节奏前后晃动着。

“草鱼，我跟小螃蟹打架了。”

这时我才注意到，他的衣服和头发上有扭打过的痕迹，扣子也掉了一颗。我坐直了身子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没打赢。”蝌蚪垂下头，嘟囔了一句。

“笨蛋！”我一边骂着一边站了起来，把口琴揣进口袋里，从树枝上拽下书包，套在脖子上，顺着树枝溜到墙头上，一拍蝌蚪：“下来。”然后跳下墙头，进了学校。

终于，下课铃响了。我看着老师出了教室，马上快步走了过去。蝌蚪无声地跟在我的后面。我站在教室门口，教室里乱哄哄的，一帮小子在打闹。

“小螃蟹，你给我出来！”随着我话音的落下，整个教室安静了，所有的人都看着我，小螃蟹也在其中。他的眼神明显有些胆怯。他是怕我的。

“出来啊！”他的胆怯让我越发趾高气扬。他没动，也没说话，只站在那里，望了蝌蚪一眼。蝌蚪低下了头。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走过去把他揪出来，忽然在众多盯着我的眼睛里发现了一个人。

我很早就注意到她，不知道叫什么，只知道她不爱说话。我通常是极看不起女生的，胆小、爱哭、娇气，最主要的，她们都看不起我。但这个女生不一样，我愿意看见她，虽然并不认识。

她的眼神带一点愕然地看着我，和所有其他眼神一样。我忽然不知从哪里升起了一股豪气，迅速地 from 脖子里摘下书包，套在蝌蚪脖子上，冲小螃蟹走了过去。

我们扭打在一起。在一种莫名其妙的表现欲刺激下，我越战越勇，很快占了上风。正在酣畅淋漓之际，蝌蚪忽然在门口喊：“草鱼，有老师！”我

最后踹了小螃蟹一脚，撒腿就往门外跑。跑过那女孩身边时，我带着无比的自豪和得意瞄了她一眼，她正用一种奇怪的神情看着我。我不知道那神情表达着怎样一种意思，只是内心一阵狂喜。她亲眼看着我打赢了小螃蟹！



跑出教室，翻过墙头，只几分钟，学校就消失在我们视线里。我和蝌蚪一前一后顺着水塘边走，树上的知了唱着勇士的赞歌。

我倚着塘边的一棵老柳树坐下，长长的柳条从空中笔直地垂下，搭在水面上，微风吹动柳条，水面荡起一层浅浅的涟漪。

“草鱼，你真厉害！”蝌蚪挨着我坐下，把胸前的两个书包扭向一边。

“小意思。”我不屑地甩甩手，站起来揪一片柳叶，放在嘴边吹。

“草鱼哥，你把口琴借我吹吹吧。”他小声地说，还特意在我名字后面加了个“哥”。

“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不行！”我把柳叶递给他：“拿这个吹去。”他望了我一眼，接过柳叶，又低下头，不情愿地“哦”了一声。这不是他第一次管我借口琴，但每次都被我一口拒绝。这口琴是我妈留给我的，我从未说过。

我掏出口琴，“呜呜”地吹了起来，蝌蚪用柳叶鼓捣出难听的声音为我伴奏。蓝蓝的天空，万里无云，仿佛一张刚刚晾晒出来的床单，有说不出的洗练与明净。塘水清澈到可以看见自由自在的鱼儿，我想，我就如

同这鱼儿一般自由。啊，这充满生机的乐土，我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！

又是一个炎热的午后。太阳炙烤着小镇，树叶都耷拉下脑袋，知了扯着嘶哑的喉咙唱它千年不变的歌谣。我光着膀子，躲在树阴底下，把脚泡进水塘里，才感觉到些许凉爽。蝌蚪干脆光着屁股跳进水塘里游泳。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整个世界仿佛只有我和蝌蚪，以及狂叫的知了才体现出生命的迹象。

蝌蚪忽然从水里探出半个身子，一手抹着脸上的水，一手把住我的腿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草鱼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我无力地应了一声。

“我喜欢上一女孩。”

我惊奇地往前探了探身子。我的惊奇是因为，我很难把眼前这个黑不溜秋、光着屁股的小屁孩儿跟这种事联系在一起。“好看不？叫啥？说出来我帮你追。”我来了精神。

“嗯，好看。”蝌蚪有点激动：“你还记得你打小螃蟹那天不？就那个坐第二排正中间那个女孩。她叫水草。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：不就是那个女孩吗？我现在才知道，她叫水草。水草，很好听的名字。我若无其事地往树上一靠：“那天光顾打架了，谁还看那么多啊。”

“也是。”他低声跟了一句，继而又略带兴奋地说：“下次见了我只指给你看，可好看了。”“好！”我拍了他脑袋一下：“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说。”

蝌蚪游走了。我抬起头望着远方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天蓝得刺眼。我摸出口琴，吹着不知名的曲子。婉转悠扬的旋律拂过柳条，拂过水面，飘向深蓝的天空。我妈死后的这些年里，我第一次滋生出一丝难过。

那天一直坐到傍晚，夕阳挂在天边，我一路踢着碎石块走回家。院门是敞开的，叔叔坐在葡萄架下逗他的小狗。我没打招呼，低着头往屋里钻。

“草鱼。”一声不紧不慢的呼唤，留住了我的脚步。我拿书包擦了下额头的汗，站在院落的尽头看着他。他顿了一下，依然不紧不慢地开了口：“下个月你爸要来接你，去县城。赚钱喽，你小子也跟着享福……”后面的